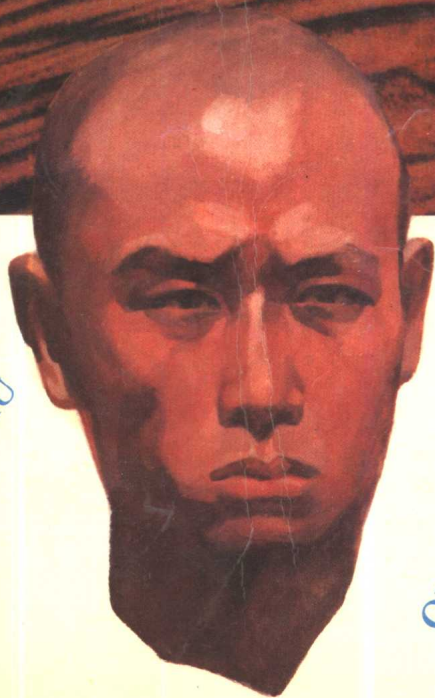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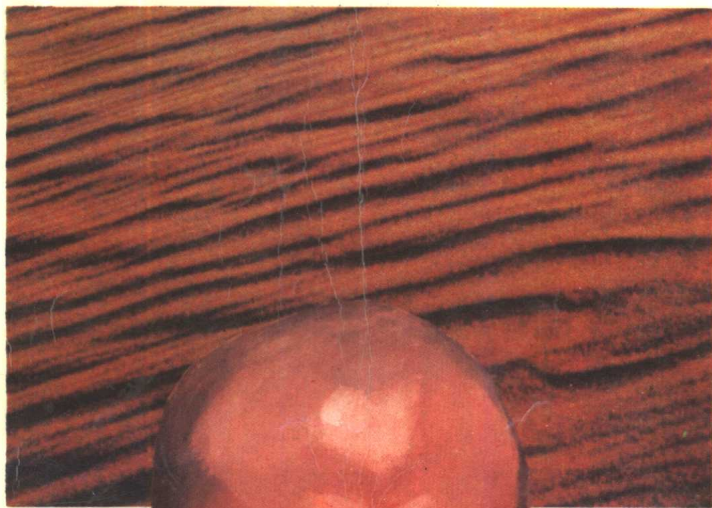


遣送大西北

长篇纪实 • 王富杰著



QIANSONG DAXIBEI
春风文艺出版社

QIANSONG DAXIBEI
WANGFUJIE ZHU

遣送大西北

长篇纪实·王富杰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沈阳

遣送大西北

Qiansong Daxibei

王富杰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67,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1/8 插页：2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责任编辑：王 焯

责任校对：王晓平

封面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0240-3/I·227

定价：3.10元

我们心中沸腾着一种
神秘的冲动，
喜欢回味已往的希望
与痛苦

目 次

第一章	黑夜幽灵	1
第二章	失败的初恋	13
第三章	黑衣魔女	28
第四章	西北有个血月亮	42
第五章	黑色的诱惑	55
第六章	天使与魔鬼	67
第七章	库尔勒之夜	85
第八章	女孽	99
第九章	女人有时难理解	116
第十章	无垠荒漠路漫漫	126
第十一章	鬼魅生活	137
第十二章	美如圣母的女性	151
第十三章	荒漠中的绿洲	163
第十四章	色狼	176
第十五章	孔雀河	193
第十六章	十字架下的“圣母”	212

第十七章	服刑的日子	223
第十八章	无情的朋友	234
第十九章	复活的死魂灵	243

第一章 黑夜幽灵

孙家裕一晚上都在纳闷，今天监号里好象和往日不一样。几个犯人都木呆呆的，好象是有什么事儿似的。而号外的楼梯旁、大门口都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武警。他们要干什么？难道今天晚上有任务？凭直觉，他感到今天晚上一定有事，而且是和他们这些犯人有关的事儿！

他隔着铁窗向外望去，监狱外的天空象倒扣的锅底漆黑一片，看不见月儿，看不见星星，也看不见四周的一切。黑暗中只有呼呼的风声在号叫，象是大雨前的恶风。他听着风声，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暴躁。象是一个刚从荒野里被逮来的野兽，蜷缩在底铺下，两眼怒睁着。烦躁，烦躁透了，心象放在蒸笼里一般，他的头懵懵涨涨。如果此时在外边，能够被风吹一下，他也许会好受一些，但此时此刻，一切却由不得他。他这才感到失去自由的困惑，当时，他怎么没想到今天呢？

他幽灵一般地看着四周，“老鬼”、“小坏眼”、“傻猫”也都蜷缩在床上。他们今天是怎么啦？怎么都象哑巴一

样了？

孙家裕刚来到死号，和这些人不熟，他只知道他们的外号，甚至连他们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知道他们都在敌视他，他时刻警惕着他们。

“喂，小白脸，你过来一下……”“老鬼”阴沉沉地说，那样子十分怪戾，脸僵木得象个干枣。

沉默，难挨的沉默，屋里寂静得象死了一般。

“喂，小白脸，你他妈的嘴让狗××攘上了怎么着？怎么连屁都不放？！”“老鬼”急了，骂着，一副恶狠狠的凶相。

“哈哈……”

“嘿嘿……”

“格格……”

孙家裕一下子愤怒到了极点，他怒目圆睁，一双眼睛喷出两团火向“老鬼”扑去。要是在以前，他会扑过去揍他一顿，可此时此刻，他对他又有什么辙呢？他毕竟是一个人，而“老鬼”最起码有三四个人做他的后盾，他不能贸然而动。

孙家裕想：“老鬼”他们肯定知道他的身世，不然的话，他们是不会这么敌视他的。其实，他们算什么东西。也就是现在，放在过去他会不在乎他们什么呢？这帮流氓、狗屎，他们禽兽不如，还算个人！可是，他们不是人，他能算人吗？他同他们同流合污，他能称得上人吗？

“老鬼”在笑，那笑冷冷的，阴森森象是从野兽嘴里发出来似的。沉了沉，他发狠般地说：“喂，小白脸，你以为你还高贵吗？不，不，你现在已经不高贵了，甚至还不如我

们了！真的，真的不如。我们还可以重新做人，可你，你却没有机会再在共产党里混了……”

他们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世，不能小看这帮子人，他们的能力是很大的。过去，他当刑警的时候曾经深深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妈的，真他妈的阴！”“老鬼”骂道。

他没有必要跟他们对峙，那样也显得他太低层次了。他们不是说他哑巴吗？他就要当一个哑巴！不理他们，看他们怎么办！

“小子，你要不说话就他妈的永远也别说话。我跟你说话吧，今天晚上十一点，他们要给咱们搬家。你大概永远也不知道，我们已经被他们注销了城市户口，一会儿就把我们往大西北送……”

孙家裕一听这话，脑门蓦地响了起来。霎时，他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塌陷了，脊梁骨象是折了一般，腰也弯下去了。他低垂下头，忍住这意想不到的痛苦。

难道“老鬼”说的是真话吗？他稍稍思量了一下，觉得“老鬼”的话敲诈的程度不大。眼下这空前紧张的空气，便可以说明了一切。

他开始咒骂了：妈的，在这里老子竟还不如一个老牌罪犯消息灵通！他的朋友们呢？

最让他觉得痛苦的是自打他入狱以来，他的母亲就没看过他一次。她在生他的气，肯定在生他的气！他的父亲曾任市委副书记，四年前因为患脑溢血而逝世。母亲拉扯着他，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偏偏未等他“成了气候”就银铛

入狱，成了一名罪犯。

不过，梦晴对他很好，他入狱以来，他曾两次到监狱来看他。每次来，她都要给他捎来很多好吃的东西，还带来很温柔很贴慰很动情的体谅话。有时，他感动得几乎要流下了泪水，他无话以对，只觉得对不起她，不管从哪方面看，他都觉得对不起她。

人，真是很奇妙的生物。由于一时的冲动和轻率而毁掉自己一生的人并不少见，但是有些人并不以此为戒，还要步前人挫折的后尘，一步步走向深渊。其实，只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一个错误的地点，说错了一句话，办错了一件事儿——急转之下，一切梦想一切希冀一切愿望都成了泡影，成了过去。

孙家裕就是这样一个没能把持住自己命运的人。他每每想到自己的过去，就象幽灵一样发出一阵痛苦的呻吟。

命运对他来说也太无情了，无情得简直令他难以忍受。他的确曾经和十来个姑娘发生过两性关系，当初都是她们愿意的，可到头来却诬赖他诱奸、骗奸、强奸。他怒不可遏地质问预审员说：你如果硬说我强奸，我也承认，我强奸一个、两个、三个总可以了吧，可是要说我强奸十多个，甭说我不信，任何一个人都不信！

话是这么说，到最后法院还是以流氓强奸的罪名判他二十年徒刑。他心里不服，绝对不服。比他犯罪多的人大有人在，他们也会被判刑吗？他时常想：倘若他父亲活着的话，他也不会当替罪羊被判重刑。

“小子，”隔了一会儿，“老鬼”又说道：“俗话说：

入乡随俗，入地随土。你他妈的端架子也不找个场地。这儿是你端架子的地方吗？嗯？到了大西北，你就知道土地爷的那玩意是泥的了……”

“老鬼”说得在理。其实，他并不是打心眼里恨他们，只是他不愿意跟他们说话，他心里很烦很烦，觉得什么也没意思，什么都无聊，什么都没有意义。与其这样活着，还真不如死了好！

鬼使神差，他竟说了话：“喂，‘老鬼’，你听谁说的我们要被遣送到大西北？”

“听谁！听‘黑骡子’说的。”“老鬼”并不隐瞒。

他知道，他们管那个黑瘦高个儿的看守叫“黑骡子”，因为那人至今还没有孩子。

孙家裕在黑暗中沉思了片刻。听“老鬼”的肯定口气，他信了。他知道“老鬼”他们常常撒谎，不过，这次他们肯定不会撒谎。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孙家裕暗暗地问自己。

“喂，小白脸，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松，我们得想办法折腾他们……”“老鬼”发狠般地说。

“怎么个折腾法？”他轻轻地问。

“我们都嚷嚷肚子疼，让他们给我们化验去！”

“这……”他犹豫了。

“你要不愿意干，你也别吭声。他们问你时，你也说疼……”

孙家裕点了点头。

一刹那，屋里寂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大家都在呼吸，

沉重地呼吸。这些以冒犯法律和放荡不羁视为荣耀的罪孽深重的犯人们在暂短的平静之后，“老鬼”突然煞有介事地长叹一声：“啊——”随后，猛地捂住了肚子，“哎哟，哎哟”叫了起来。他这一叫，“小坏眼”“傻猫”也都捂着肚子“嗷嗷”地叫了起来。

孙家裕没有叫，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他觉得奇怪，他们多象个演员，刚才还痴痴呆呆地一言不发，可此时却都象一个古怪的幽灵一般嚷爹叫娘地“嗷嗷”闹了起来，那样子极真，好象真的食物中毒了一般。

很快“黑骡子”带着几个看守来到铁门外。“黑骡子”操着非常浓重的天津口音嚷道：“嚷嘛？嚷嘛？穷嚷扯嘛！”

“老鬼”捂着肚子在床上打着滚，咬牙切齿地叫着：“妈呀，我的亲妈呀，我中毒啦，我中毒啦！！”

“黑骡子”眨巴着两只核桃眼，看着眼前这一帮叫死叫活的鬼孽坏种，说：“别他妈的嚷嚷了！你——孙家裕，你肚子也疼吗？”

孙家裕的怒火一下窜上头顶，他心里骂道：妈的，好你个‘黑骡子’，你他妈专捡软的捏呀！他用一双怒目瞪着“黑骡子”，久久地瞪着，那目光象是两把匕首直把“黑骡子”刺穿。

“黑骡子”生性粗野、蛮横、狠毒，他见孙家裕瞪他，两只核桃眼立刻瞪圆了：“妈的，你他妈的胆大包天竟敢瞪我，无视法律……”“黑骡子”说着，拿着电棒向孙家裕逼来，“我看你是皮肤痒痒了怎么着？”

孙家裕不理他，仍瞪着他。他心里想：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臭看守。倒退几年，我才不把你映在眼里呢！他知道同行是冤家，“黑骡子”知道他的底细，自打他来到这儿以后，他对他总是极冷酷。

“黑骡子”已经近在咫尺，黑黑的电棒打开保险，非常恐怖地向他伸来。他的眼睛愈加犀利，射出凶残的光。

蓦地，高压脉冲电棒捅到他的胳膊上，他浑身一抖，猛地颤栗起来。他想叫，却忍住了。他感到他的下身在颤抖，尿不自禁地流淌下来。他咬紧牙关，五官蹙到了一起……

这种感觉持续了一会儿，倏然间消失。

他仍怒目圆睁地瞪着“黑骡子”。

奇怪了，此时，“老鬼”他们都象通了气似的，一个个都学乖了，坐在那儿老实得象一个个小猫。

大概他们都有一个通病：怕电棒。

谁都知道，这儿平时是不动电棒的，只是情况紧急的时候，看守才将电棒派上用场。枪打出头鸟，这种时候万万不能当大头。

“黑骡子”狰狞地笑着，扫了四周一眼，最后把目光落在孙家裕的脸上，说：“你们都听着，别他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的电棒可不长眼……”

说完，他朝另外几个犯人努了努嘴儿，朝门外走去。

“哐当”一声，铁门撞了一下，又锁上了。

脚步声由近至远消逝了。

“老鬼”忙不迭地凑到孙家裕的眼前，非常亲昵地说：“喂，小白脸，怎么样？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骨气。那鸡巴

电棒好厉害，电一下受不了，没想到你竟连吭声也没吭，哥们儿服啦！”

他闭口不言，他蓦地感到委屈，想哭，想痛痛快快地哭。他妈的，这叫什么世道，“老鬼”他们惹了祸，却让他来抵。为什么？！他恨，一股莫名的恨油然而生。可是，恨又有什么用呢？人在矮檐下，哪有不低头！

黑暗中，两颗晶莹的泪珠轻幽幽地滚出眼眶，徐徐地流淌下去。他趁人没注意，揩掉那耻辱的泪水。

好在一切都过去了。

他在冥冥黑暗中独自想到：如果他真的被遣送大西北服刑，他便再也看不到梦晴了。梦晴知道不知道他被注销城市户口遣送到大西北服刑改造？他恨自己知道消息太晚，竟连“老鬼”他们都不如。

他暗地里管“老鬼”他们叫混世魔王。这帮人都是三四次“进宫”的老油条了。比起第一次做牢的那些“愣头青”，他们成熟多了。他们能折能弯，能曲能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一点亏儿也不吃。他们这些人是很和看守们合得来的，硬时咒爹骂娘，软时阿谀奉迎。

最苦了象孙家裕这样的人，又在公安局混过，又不买看守的帐。用“黑骡子”的话说他是“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大概就是因为这，孙家裕吃了不少的苦头。也难为他了，这些年来，他在公安局呆惯了，看的、见的太多了。他总还觉得自己是个刑警，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名罪犯。这恰恰害了他。

监号里一时间变得异常的安静，人们都在静静地呼吸，

象一只只躲在黑暗中的幽灵。这种难挨的寂静持续着，直到外边传来阵阵的警笛声，继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在监号门口停了下来。“哐啷”一声，铁门“哗”地一声开了。“黑骡子”那淡淡的眉毛完全倒挂下来，脸异常地难看，太阳穴上的青筋凸露着。他扯着嗓子命令道：“1号，4号，5号，6号，8号，10号，13号起来，马上准备出发……”他的话音刚落，从外边涌进十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手中带着手铐，几秒钟之内，监号里的犯人都被带上手铐，被押出监号。

院里停着几辆亮着警灯的警车，还有一辆绿色的解放牌大卡车，上边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武警。

孙家裕还没来得及看到外边的一切，已被武警连推带搡塞进警车。稍稍坐定后，警车响起了警笛，缓缓地开出了监狱。

“妈的，我们真的被遣送大西北了……”“老鬼”骂道来，“真狠呀，竟连信也不告诉我们……”

他们的话音未落，车门被打开了，传来一声怒吼：“1号，不准说话！”

警车一俟来到大道上便呼啸着奔驰起来。隔着窗玻璃，孙家裕望着窗外，外边的路灯贼亮贼亮，把路两旁照得如同白昼一般。这路象是那种高速公路，宽阔的平坦路面在地面上隆起，夹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中，道边是一片片绿色平台似的花坛和树叶繁茂的法国梧桐树，在梧桐树冠处，大大的水银灯金光闪闪，象一个个小太阳。

孙家裕的心里忽地升起一股按捺不住的留恋之情。他突然发现这座城市很美，很娇艳，象一朵刚刚绽开的鲜花。孙

家裕纳闷地想：过去他怎么没发现这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呢？生活在这座城市里该是多么幸福呀！只是，他生在福中不知福，以前他不曾珍惜这种生活，可是到了此时留恋又有什么用呢？一切都失去了，爱情、幸福、未来、母亲，还有梦晴，留下的只是一片记忆，惆怅的、痛苦的、不堪回首的记忆。

他闭上眼睛，不想再看窗外的一切了。垂下眼睑的几秒钟，他又忍耐不住重又抬起头来，他隔着窗子看，朝东边看，他想看到在那片浓密的树丛中藏着的他家那幢小楼——那红砖红瓦意大利式的小楼。可是，他却象眼盲了一般，怎么也看不见。夜朦胧，天朦胧，树朦胧，地朦胧，人朦胧。他茫然若失。

此时，母亲兴许已经睡了，她也许在做梦，也许没有做梦，她会梦见他吗？也许不会。他曾给母亲带来那么大的痛苦，那么大的耻辱，那么大的悲哀，她是不会饶恕他的，永远也不会饶恕他的。

他想梦晴，特别想梦晴。她也在想他吗？他不知道，他更怕知道。

梦晴是个极漂亮的姑娘，比他小四岁零十个月。她个子很高，几乎与他的个儿平齐，身体很苗条又不失丰腴。她的皮肤很白皙，白皙得很诱人，让人怀疑她的皮肤是否用凝脂洗涤过。她的头发不仅黑，而且非常浓、蓬松，用一只粉色的宽带打着一个蝴蝶结。她喜欢穿宽大的棒头衫，健美裤，使得她的身体有种无限的娇媚和挑逗感……其实，她不仅外表十分端庄秀丽，心灵也顶善良顶善良，善良得让孙家裕感

到世上大概再也找不到象她这样温柔的姑娘。

可是，这样打灯笼难找的姑娘竟要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二十年，一个人的一生中能有几个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呢？梦晴兴许早已结婚、生孩子，母亲可能也与世长辞……

啊，如果那样，他太受不了了。那样的话还不如让他去死！

大西北是什么样的？他不知道，但他可以想象得出，那儿一定很荒凉，很艰苦，不然的话怎么能往那儿送犯人呢？戈壁滩、沙漠、骆驼……这些名词对他来说太陌生了，陌生得使他感到惧怕。

他猛地产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这种绝望压迫着他，使他的脑海变成了一片空白，没有天，没有地，没有日，没有月，没有河流，没有树木，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低矮平房，没有人类，也没有生物，什么也没有，只有空灵的风……

他突然对风产生万般的留恋，如果能变成风那该多么好呀！他可以见到了母亲，也可以见到他的梦晴……

他在这一瞬间产生了一种从未产生过的念头：自杀。

死能使一切都被毁灭，好的、坏的、美的、丑的。他要忘掉过去，忘掉一切，忘掉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儿！

这种念头一产生，愈来愈强烈，愈来愈坚定。一定要自杀，一定要赶在去大西北前自杀，那样的话，他最起码得少受二十年的罪！

警车悄悄地驶进了火车站。